

东华湖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系列丛书
丛书主编 朱进东

跨越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中国化研究

韦仕祺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套丛书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
基金号为NO. NR2014064。

东湖湖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系列丛书
丛书主编 朱进东

跨越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中国化研究

韦仕祺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中国化研究 / 韦仕祺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1

(东华湖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系列丛书 / 朱进东主编)

ISBN 978-7-305-19422-1

I. ①跨… II. ①韦…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9108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东华湖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系列丛书
书 名 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中国化研究
著 者 韦仕祺
责任编辑 张婧妤 编辑热线 025-83686596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00 千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422-1
定 价 78.00 元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沉思

(代总序)

朱进东*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有着经济上的性质。当前不能仅仅去数世界上还存在多少社会主义国家,而更重要的是要正视实际发生着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自马克思等人创立第一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从古典马克思主义到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和国际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现实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五国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朱进东,哲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江苏省“333”工程。美国埃默里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国家级精品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核心主讲人。著有《马克思和蒲鲁东》、《黑格尔哲学译述集》、《〈大纲〉研究》、《政治传播学》、《自选集之我学故我在》。译著有《黑格尔》、《20世纪思想史》、《黑格尔传》、《理性的主张》、《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人际传播新论》、《杜威全集卷一》、《欲望与利益》、《先锋派散论》。

史就证明了这一点。自 2006 年第五国际(无产阶级联盟)或第五国际联盟的面世,针对帝国主义在全球统治造成的种种灾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对全球资本主义做毫不妥协的斗争;主张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的国家;主张保护生态环境。不管第五国际联盟是不是举着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其内容实质上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而当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握有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话语权。

历史上几个时间节点带给人们启迪。1905 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同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1910 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1911 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1640 年发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16 年清王朝建立。16 世纪欧洲盛行文艺复兴运动,1919 年中国才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类无法使历史言说,而历史自身却在言说。人类究竟应该在历史深处看到什么呢?有些东西确实是用血与火写进人类编年史的,纵使历史中夹杂着谎言,但谎言终究无法完全代表历史。对于某些现象,首先要认同它们是历史的,而后才可对它们加以解析。德意志大哲人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应该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也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上面对比历史上的具体时间,意在表明我们的国家虽然在不断向前发展,但不管具有何种特殊的国情,皆不是发展得慢或贻误发展战略机遇的理由。我们眼下应该参与和利用好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革命。无论是善意的批评者,还是打着人权幌子干预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他们谅必不可能看不到,从 1921 到 2013 年这近百年间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用了不到 30 年时间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用了 64 年(到 2013 年)时间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是自 1978 年以来的事情,中国人只用了 30 多年就走完了别人两三百年才走完的路。稳步前进不等于保守徘徊,国家事业越

向高端发展,越要尽量避免犯急性病,越要准备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虽知“高处不胜寒”,却也要勇于登攀。

当今的中华民族是理性的、成熟的民族,饱经苦难的磨砺,志向更加坚定。民族品格决定了我们善于知己知彼。在古代以科技发明著称的我们正面临世界范围内新的科技革命。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东西,这自己的东西就是民族的根本之物。每个民族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一定是自觉自愿的选择,因为唯此才有可能使它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中华民族是个理性、成熟的而非强权、霸道的民族。理所当然地,我们拒绝别人强加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但是我们同样善于借鉴和吸收别民族的成功经验,当代中国人已告别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天朝迷梦。我们已经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我们自己的主心骨,能够做到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的民族精神告诉我们,作为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华民族,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对人类世界的责任和担当。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振兴中华文明的中国梦,此三者构成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大智慧的出场成为必然。摒弃冷战思维的老套路势在必行,所以力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标志着当代中国政治家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走势;彻底摒弃零和思维,坦诚表露中国对世界应有的担当,相信世界必会对中国做出应有的尊重。新丝绸之路的开辟,进行第二次改革,破除特定群体利益固化,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需要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哲学大智慧来引领。

中国奇迹背后的沉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军事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我们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接受失败的教

训,但我们始终在挺胸阔步、勇往直前。改革开放使我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正能量的释放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领域的矫正,经历了对西方文化抉择的认同,经历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稳步发展,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有这些都堪称中国奇迹,而这奇迹背后的东西非常值得我们去细心思考。

从历史上看,中国不乏鼎盛时期,如汉唐两代(甚至唐代思想文化对异域的影响至今还脉脉可感)。然而,每当关乎民族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人所表现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古人所无法比拟的。不管是我们的思想一次次解放,辩证地接纳西方科学技术,理性地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公允地对待作为“社会主动轮”的资本,还是圆满地完成抗洪抢险,群策群力抗击“非典”,成功地主办奥运,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周密地处理复杂多变的外交事宜,我们的国家都表现出大国应有的风范,这些都证明我们的民族是理性的、成熟的民族。从广义上说,这些都可称作中国奇迹。这其中当然包括30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这一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每逢关键时刻,“解放军”、“共产党员”这两个词变成了晶莹剔透的符号,绝对堪称生命精神的澄明。恐怕单用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兴解释不了这样的奇迹。从民族性格角度看,中华民族自古就具有“和”的理念。如果这能够解释中国奇迹,鲁迅先生就不会蒸出“人血馒头”。诚然,在民族性格方面,何止中国人有着丑陋的一面。大和民族、美利坚民族性格中难道都是阳光的东西?更不能从人的本能和贫富这两个方面来解释这样的奇迹,因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从古至今争论不休,斯世“拔一毛为天下而不为者”大有人在。

那么,出现中国奇迹这种现象到底应该做出何种解释呢?或者

说中国奇迹背后的支撑物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闯过激流险滩，每逢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都能做到人心稳定、万众一心、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化险为夷。我们以为，这与我国长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引领主流意识形态，使国民心灵深处形成稳定的思想根基结构有关。在我国，之所以能够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把高校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宣传阵地是分不开的。毋庸置疑，我党的领袖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受众首先是广大青年学生（从中学生到研究生这个群体）。与此同时，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国民中普及，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完全应该编撰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我国高校的教学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征程中凝心聚力的精神支柱，从而使国民在心理层面达成识大体、顾大局、乐于奉献、自我牺牲、他人胜过自我的精神上的高尚的共识。

如果单就中国经济 30 多年奇迹般发展的原因来说，除去可以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外，还与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在中国学界得到深透的研究有关。当今的现实状况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砖国家的引领者，振兴世界经济的巨大引擎。应该说，这是我国人民以大智慧克服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众多问题，甚至极其棘手的难题，才把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契合中国现实的政治学理论，而且相应的政治理论或哲学、伦理学、文学、法律领域都要与之齐头并进。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我国的理论家们确实做到了这些。那么，中国为何从改革开放起，就能够拿出一系列高妙的经济学理论呢？它

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或理论家们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高的理论起点的,那就是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学界就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着全方位的深度研究,特别是对《资本论》第一卷几乎做到了逐字逐句的解析。经济学家们游历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心路历程,他们在经济学上的起点非常高,具有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拥有了犀利的经济学解剖分析刀,因此,他们可以对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快刀斩乱麻式的解决。完全可以这样断言,大凡当代中国有见地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是从《资本论》出发的,无论他们是赞同《资本论》还是批评《资本论》。所以,中国经济30多年奇迹般的发展,不管其中有多少原因,对马克思《资本论》深度的解读和研究肯定构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说我们的民族表现出的是一个理性、成熟的民族,意味着这个民族不会动辄头脑发热,而能够做到方圆互化,得失进退平衡,分寸拿捏得当,未雨绸缪,居安思危。我们党始终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深知,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已在金砖国家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但是,我们的确应该看到打造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也势在必行,由于我国经济运行中不确定因素的增加而使遇到风险的概率增大。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显得有理、有利、有节、大气坦荡,而非小肚鸡肠。我们完全能够利用当代中国的政治大智慧极大地减少腐败;腐败现象着实令人触目惊心,而整治腐败却也使我们的人民对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充满信心。必须说的是,要想把一百年前还没有民主和科学概念的国度建成世界强国,这就要求我党在领导我国人民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伟业过程中绝不能犯急性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完成更为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们

需要“两个一百年”，但这绝不能构成被他人用做对我国说三道四甚至威胁我国的借口。

我们的民族心理上具有更强的承受力，正在和将要继续勇敢地接受内生环境和外生环境的不断挑战。改革开放为何在中国取得成功，为何在同时期的伊斯兰世界没有产生这样的改革开放，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具备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试想，在到处布满荆棘般封建藩篱甚至原始图腾般东西的国度，是绝不可能具有改革开放的清洁的思想根基的，而没有这样的根基，则西方的文明不容易被接纳，纵使接纳了也活不了多久，因为至少资本主义的文明与封建文明是格格不入的。诚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认同西方文明，不能连糟粕也一起接受了，拿来主义不是包罗万象，什么都要，就像振兴中华文明不能连糟粕也一起振兴一样。那么，怎么到了我国开始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就拥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基础了呢？我们封建文明古国给今人留下许许多多旧的东西，那新思想、新风俗、新文化、新习惯是如何建立的呢？国人不能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更不能掩耳盗铃式地回避这个问题。历史是由一个个时段组成的，不能要这个时段而舍掉另一个时段。共和国不同时期的领袖用以使人民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手段不同，而无论是采用何种方式（如阶级斗争或改革开放和法律手段），其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整体上是相同的。

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态度的沉思。

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以外的东西，像查尔斯·泰勒将黑格尔哲学看作一种文明那样，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当属人类文明之列。马克思主义是汇入人类文明的东西，因此，它难以用使用时间去量度。这就证伪了所谓“过时论”。凡是文明皆具有通约性、共享性和合类性。不能说《易经》过时了，《奥义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在讲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我们还崇尚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阐释中不断绵延发展。政

治不是文明的附庸,它本身就属于文明的元素。无论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看待,还是当作纯粹政治的东西看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做出的有悖于历史和现实的误读。马克思主义引领意识形态,但它本身不是意识形态,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弄成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这里不是担心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在“表面的”意义上说的,它背后的东西即为经济的决定作用;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绝不可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否则,传统习俗这类规范性的东西真的就丧失它们自己应有的地位。从这个角度上讲,意识形态是类似柏拉图意义上的“影子”。毋庸置疑,这里的虚假已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假的假。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就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无法超越的,后来法国后马克思主义者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主张用马克思的思想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某些问题。一种文明扎根于世界且生机盎然的重要的标志在于能够接受来自他方的挑战,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在应对种种挑战中显示出自身的勃勃生机。

中国近代史表明,我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我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首先是历史的时代的事实,而不是首先需从理论上阐释其必然性;只要大家面对历史事实,就能够认同这样的选择。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而绝不意味着社会现实都要从理论上予以阐明。中国近代史告诉人们,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先后出现了100多个党派,最终国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出现过不少主义,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不是玄而又玄的理论问题,更不能人为地将其上升为高深莫测的理论问题。若想要去说清这类选择具有合理性和客观必然性,首要的是,不能上来就高谈阔论而必须直面历史事实。如果人

为地将事实提升为理论，那么就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这样就会越说越糊涂，以致使人如坠烟海，茫茫然不知所云。我们学理上曾犯过这样低级的错误。

作为一种文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时间维度的。纵使某种文明不在场，那也无法借此否定它曾经的存在。江河文明、海洋文明均属于人类文明之列。时间不会对文明作为人类精神化的东西起到束缚的作用。文明呈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又构成历史的在场的东西。从逻辑上说，马克思主义既然有它自己的出场路径，那么，它本身就不会是永无收场的时候。如果说世上有永世长存的东西，那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恶无限”（或“坏的无限”）。所以，恩格斯才从黑格尔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和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命题中得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该灭亡的”这个革命的结论。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本质精神的。作为一种文明，马克思主义必须被看作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否则我们就复归黑格尔对待自己哲学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来自社会生活的活生生的政治智慧。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过时论”实质上是教条主义的懒汉思想的翻版。历史表明，教条主义是唯书唯上。作为一种顽症，教条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是产生“过时论”的温床和土壤。中国共产党党史表明，教条主义思想路线曾给我党带来惨痛的经验教训。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懒汉式地抱住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不放，使马克思主义变成空中楼阁，不接地气，这样难免就会犯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之类的错误。说穿了这是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懒汉式的态度，是将马克思主义变成包医百病的口头禅式的“灵丹妙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用马列主义老太太来形容某些对马克思主义夸夸其谈的人们，这些人说的是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当面一套而背后是另一套，对人一套而对己是另一套。“过时论”本质上

属于“本本主义”。“照镜子,正衣冠”首先是正自己的衣冠。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但是有人把它弄成教条主义的东西。“过时论”在于硬要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的功能强加给马克思主义,这就会使其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们对反马克思主义者如波普、曼海姆、福山等应做出回应)。教条主义形式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神化,实际上不是敬畏马克思主义,而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甚至让马克思主义变得庸俗化。说到底,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是思想上的、实践上的懒汉,表面上神话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在败坏和糟蹋马克思主义。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绝不等于使马克思主义不在场或失去话语权或沉默。

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它自己的科学功能。马克思主义具有严密、完整的思想体系域或理论场域;它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是智慧、是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分析人类社会生活;科学社会主义是给人类社会定向。马克思主义分析人类生活中的经济生活现象,而又不是纯经济式的分析。所以,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关注的。政治从来都是附着经济生活的,经济现象也都反映某种政治价值取向。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那里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前史,这就抛弃了历史循环论;人类社会的本真状态就是它的原生态的社会状态,就是意味着要朝着人类的终极目标所指方向迈进。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身的功能,不能期望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它原本就不具有的功能;如果期望马克思主义具有它自身不具有的功能,那么就会令人大失所望,因为这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功能泛化或放大,就是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功能。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上和理论上,而更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历史的东西来对待,从而避免使马克思主义神学化,从而避免将马克思主义变为蒙昧主义。

不管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永恒的,还是期待马克思主义拥有它

原本不具有的功能,都是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化。而某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搬弄西方哲学话语范畴,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别出心裁的解读和阐释,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弄得不伦不类,变成只有阐释者自鸣得意而使受众莫名其妙的东西。如果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精英们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后果将是更加可怕的。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接受群体的青年学生中,这样的精英们因硕果累累而成为莘莘学子心目中崇高的学术偶像,作为偶像的精英们一颦一笑皆直接影响着青年学生的思想世界。思想理论领域的精英们搬弄马克思主义名词术语,将马克思主义弄得不伦不类,沉醉于马克思早期带着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话语范畴,从学理上恣意阐释马克思主义,这些恰恰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诚然,穿越受众心理底线时会给精英们带来一种游刃有余的快感,而带给青年人精神世界的却是些杯盘狼藉的东西。

在马克思那里,崇尚的是历史的东西,而永恒的东西在他看来充其量只不过是文学上的夸张。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处于繁荣阶段,马克思就曾明确断言,资本主义是历史形态的东西或资本主义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它也是一种历史的而非永恒的东西。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一个孕育、产生、发展和将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过程。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来就有的,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人们拍脑袋拍出来的。永恒的非历史的东西最终都是神学的东西,而神学是无法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解读的。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将会完成它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个问题似乎是避而不谈的。在我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而只要从历史的观点看,也是可以超越的,只是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比中国共产党更卓越的政党(尽管有着许多党派)。放眼世界,美国不也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按某些人的逻辑,美国不应该只是由两党交换统治,但这就是美国政党执政方面的现实状况。

而中国是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如果哪一天中国出现了多党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那一定是中国政党史上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样看待和前瞻我们党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现实生活中,有人还会将马克思主义当作超历史的东西看待。譬如,他们往往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当作是永恒的、终极的东西,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共产主义社会。这实际上不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神学化,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联系,而且这与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说成是历史的终结本质上毫无二致。这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化了,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却肢解甚至阉割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有些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只是与马克思主义攀亲结缘,急功近利式地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他们自己的敲门砖。解读马克思主义确实有多种模式,但不管采用哪种解读模式,都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稳定的语境,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人煎炸的面团;反对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样会将马克思主义变成“非鱼非肉”的东西。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不能没有底线,不能关起门来解读,而要了解和研究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阐释,要和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接轨。不能试图用中国文化来溶解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就类似于给马克思主义洗硫酸澡,过分膨胀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特质,这势必会在表面上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水土不服。

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沉思。

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传入中国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没有哪一个概念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一样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空前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不应忌讳“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主张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在西方学界,通常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称之为“古典马

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理论。只有依据马克思主义谱系准确地把握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才能科学地定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蕴。“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中的“古典”绝不意味着古典马克思主义不在场或失去了话语权。古典绝不代表缺席或沉默。就德国古典哲学来说，黑格尔哲学到目前有过五次复兴(最近一次复兴正在进行着)，20世纪依然是康德的世纪，因为康德提出的哲学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人类。

科学地领会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有助于定位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介于古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有助于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尽快归宗入谱，证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旁门左道或异端邪说。自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较早受到国内学界研究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著问世，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度与人本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并列为三大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场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强调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视野之外的文化进行研究；二是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属于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某些看似不入宗不入流的人物纳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范畴，譬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之一——卢卡奇，这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家的著作当然应该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古典与经典是两个需要加以辨析的概念。古典马克思主义有经典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经典著作，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葛兰西的《狱中笔记》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无论古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或经典著作，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或经典著作，都属于马克思主义著作范畴。只是说后马克思主义

不是马克思主义,这等于没说,因为它没有点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如同后现代主义不可简单地理解成不是现代主义一样。后马克思主义与古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学界和学者必须加以辨识清楚的问题。至少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存在断裂关系。这里的“后”也不纯粹是时间上的后,而标志着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特征倒是和后现代这一概念中的“后”有着某种相似的所指。

无论古典马克思主义还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都置身于马克思主义谱系中,而且古典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谱系中占据着始祖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表明,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着实旨在通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未竟之作)来系统地阐述古典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样的阐述在于使古典马克思主义更加系统化,消除古典马克思主义自身中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成分,这就从而形成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经过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列宁所捍卫和发展;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在西欧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发展出的知识马克思主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精致、更加开放和更加流行,这是值得肯定的;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还考察了正统马克思主义领域以外的文化问题,这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贡献。应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统马克思主义受到来自新左派和新的社会运动导致的知识流派和政治流派发起的挑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列宁主义即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样,列宁主义中既有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又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成分。由此不难看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加以辨识所具有的理论价值。

现实中,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运用要求我们拥有稳定的语境。当人们说到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要运用马克